

1/1/0

33

椒江文史資料



周谷城題



89

317700



目 录

人民海军在椒江市的海战空战	高士振 (1)
台州中学革命活动片断	陈 远 (12)
回忆故友丁复农同志	李禹青 (19)
回忆叔父丁有进	丁仁友 丁晓钰 (31)
徐德事略	周承训 (35)
忆《沧风》文艺月刊	钟冰雁 (40)
《火炬》与《生力》	方正中 王 彬 (44)
回忆椒江两战	阮捷成 (46)
山县正乡其人	薛春德 (61)
一江山岛解放前后	王辅弼 (65)
葭沚的渔业	陶福胜整理 (75)
台州绣衣厂绣衣台布的生产和发展	童玉贝 (82)
台州地区麻草帽发展概况	邱同康 (88)
台州麻帽业历史概略	李小玉 (95)
从陋巷走向世界——海门玻璃厂发展史略	李思明 (101)
周雁飞和民华肥皂厂	赵连城 (111)
海门振市街历史	屈统掌 (114)
海门的私营中西药业	李三荣 (118)
保合药店史	沈松鹤 (124)
阜大药店	姜继德 (128)
方氏国药业	李三荣 (135)
海门私营棉布业变迁史	王仲禄 (136)
恒利申灯公司简况	政协文史办公室 (142)
中心电池厂	政协文史办公室 (145)
陶寿农史略	周宾贤 (147)

补 白

- 悼念台湾周宪文教授周承训 (11)
- 参加党史征集座谈会感怀周承训 (18)
- 入海门关项炳珩 (39)
- 登海门枫山甫经日寇窜扰阮毅成 (74)
- 春日口号邱韵舫 (87)
- 庆祝建国四十周年颂辞赵连城 (113)
- 金鳌怀古石岭 (127)
- 春日游海门东山别墅邱韵舫 (141)

人民海军在椒江市的主要海战空战

(1951~~1955)

湖北省政协 高士振

编者按 本文作者六十年代在海军工作时，曾参加人民海军历次战斗材料的采访和收集工作。本文即是作者根据原来采访的原始资料整理而成的。

头门山岛战斗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华东财委会三艘运粮船由坡坝港运粮去海门(现椒江市)，航行至南北泽海面，碰上了四艘敌人的武装机帆船的袭击，敌船上共有二百多人，配有九二步兵炮、六〇炮和各种轻重武器。我们运粮船上只有少数警卫战士和简单的火力配备。敌人一阵枪炮，就围逼过来。这里离敌占的头门山岛、一江山岛和上下大陈岛都不远，他们大胆放肆地向船队逼近，企图拖走粮船。船上的警卫战士奋力抵抗，情势十分危急。

我驻守石浦的炮艇大队四一一、四一三、四一四、四一六等四艘炮艇，正在附近海面上待机。那天海上细雨蒙蒙，雾气腾腾，几丈开外就是一片灰白。他们听到枪声，便快速向战区驶去。不料四一一、四一三艇的机器忽然出了故障，先后都掉了队，四一六艇又临时被派去检查一艘可疑的渔船，四一四艇便只好领先冲往枪声密集的方向。

分队指导员陈立富披着棉大衣坐在四一四艇的操舵室顶上，他正发着胃病，已经有两三天吃不下饭，可是，这时候他完全忘记了胸口的疼痛，聚精会神地考虑着各种歼敌方案。

共产党员王维福，本是四一五艇的枪炮兵，因为自己的艇正在检修，经过一再请求，才被批准随四一四艇出海。这个渔民出身的战士曾经深受过国民党和封建渔霸的欺凌，见了敌人就眼红，这时听见枪响，不由得摩拳擦掌，咬牙切齿。

陈立富站在驾驶台上，望见了敌人的一艘三道桅的“绿眉毛”大船正拦头截住我三艘运粮船的去路，另一艘两道桅的机帆船企图把运粮船压向滩边，好让其它两艘机帆船靠帮抢劫，气焰十分嚣张。

陈立富立即命令全速朝敌船扑去。狡猾的敌船一看来势不妙，转头就向头门山靠近、企图借头门山岛上的火力支援，合击四一四艇。陈立富一看头门山口是敌船驶往大陈的必经要道，只要把敌船截住，等候后面的艇只赶到，就能围歼敌人。他主意已定，立即指挥四一四艇象尖刀一样，直向头门山口插去，首先切断了敌船的退路，艇上所有枪炮都向最大的一艘“绿眉毛”大船开火。

这时，头门山的敌人已经展开了火力，敌船就一字排开阵势，向四一四艇猛烈轰击。在后舱压弹的轮机兵刘鹤鸣负伤，正在搬运弹药的王维福的左手也中了弹片。王维福狠狠地骂了一声，抓起机枪就向敌人开火。突然，他的下脰和右肩上又接连中了三块弹片。他一咬牙，用手指伸进下脰的伤口，掏出一块蚕豆大的弹片，继续端起机枪向敌人射击。陈立富一面指挥战斗，一面鼓动大家狠狠打击敌人。在操舵室负责掌握航行的杨岳艇长也跳了出来，提起冲锋枪向敌船猛扫……。

这时，兄弟艇都赶到了，正是合力围歼敌人的好时机。忽

然，四一四艇最大的一门炮发生了故障，敌船瞅着这个空子，从一条狭水道逃了出去。四一四艇立即绕过头门山，并向后面赶来的四一六、四一三艇发出“快速跟踪前进”的信号。他们立即执行，一直追到离敌人据点上下大陈七、八里的海面，眼看不宜再追了，便决定先集中火力消灭落在最后、受伤最重的一艘敌船。这里正是炮三号英勇殉国的海区，指战员们激起了无比的愤怒，一阵轰击，便把那艘两道桅的机帆船打得沉下海底了。

这次战斗中，我击沉敌船一艘，击伤三艘，打死打伤敌人五十余人，保卫了运粮船队的安全。炮艇突入敌人据点群中积极歼敌，发扬了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先后受到了浙江省军区、华东军区海军、中央军委及海军首长的致电嘉勉，华东军区海军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发布命令，授予四一四艇为“头门山海战英雄艇”的光荣称号。后来这艘立过战功的四一四艇，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瑞金”永不沉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八日清晨，浙东海面波涛汹涌，笼罩着一层大雾。以中国工农民主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的“瑞金”号军舰，满载着弹药，正和“兴国”号军舰一起，编队向战区急驶。他们奉命去东矾列岛海面，配合陆军部队巩固新解放的岛屿。

当时，我们刚刚解放了东矾列岛，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还盘踞着上下大陈等岛屿。敌人为了阻挡我军继续向前推进，经常出动大批飞机进行偷袭骚扰。我军舰不但要对付敌人的舰艇，

还要时刻准备同敌机作战。

军舰刚刚驶进了菜花歧岛海面。突然，左前方发现了四架F——47型敌机。敌机紧紧地贴着海面，疯狂地用机枪向我射击，显然，敌机是想杀伤我舱面人员，进行恶毒的平枪轰炸。

“瑞金”、“兴国”两舰同时拉响了战斗警报，水兵们迅速奔向战位。驾驶台上，随舰出海的大队政委高一心发出了战斗号召：“同志们！瞄准敌机，狠狠地打！”

第一架敌机一边扫射一边俯冲下来。“瑞金”、“兴国”两舰所有的火炮一齐怒吼，一阵排炮，这架来势汹汹的敌机吓昏了，慌慌张张把炸弹扔到海里，狼狈逃窜了。紧接着第二架敌机直扑过来，我炮火组成的火网迅速将它紧紧咬住，敌机被我炮火击中了，刚掠过桅顶，就拖着一道黑烟栽进了大海。可是，它早已在空中丢下的炸弹，却击中了“瑞金”舰左舷。第三架敌机又从“瑞金”舰右舷切入，却被我炮火命中，带伤逃跑了。这时，敌机丢下的两颗炸弹也在军舰中段要害部位爆炸。“瑞金”舰在两次受到严重损伤后，在“兴国”舰的炮火配合下，又打下了另一架正在肆虐的敌机。但是大队政委高一心和舰政委孙毅芳多处负伤，光荣牺牲。

军舰进水很快，面对这严重的威胁，代理指挥员聂奎聚立即果断地命令发信号给“兴国”舰：“不要管我们，继续对空作战！”

“瑞金”舰下沉很快，海水浸上了炮位，在舱内的轮机、报务、机要和医务人员仍然坚持在岗位上与倒灌的海水顽强地搏斗着。后主炮已经浸在水里，前主炮也漫上了海水，眼看已无法射击。炮手们从水里连扑带爬地操纵着大炮，竭力想把这一发炮弹打出去，“轰”的一声，大炮怒吼了，敌机拖着一股浓烟，见海龙王去了。

无情的海水漫上了指战员们的腰部。舰员们告别了军舰。海上响起了一片豪迈的口号声：“坚决游回去！”舰员们都互相鼓励，互相招呼，和海水搏斗着。

信号兵邹吉才身上八处负伤，在信号台上昏迷过去，海水把他浸醒后才意识到军舰已经下沉。他顺手抓住一只漂过来的信号箱，决心坚决划回去。

不一会，他看到不会游泳的指挥员聂奎聚正赤手空拳地与海水搏斗。好不容易才游到了近旁，把木箱一把推到聂奎聚的面前，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首长，我是邹吉才，共产党员……如果我牺牲了，请你告诉党……”。聂奎聚不由得万分激动，一把抓住邹吉才说：“不，木箱你拿着，我们都要活着划回去！”邹吉才急忙说：“不，你经过革命多年的培养，你比我更重要，……我可以游回去。”接着，不由分说，就使劲把小木箱推给了聂奎聚，自己奋勇地向海岸游去。

这些英雄们在严峻的考验中胜利了。他们不仅在战斗中英勇地打击了敌人，而且在军舰下沉后，又都念念不忘革命事业，互相展开了援救的活动。经兄弟舰艇和海上渔船的协助抢救，绝大部分同志都安全地回到了祖国大陆。

为了表彰“瑞金”舰指战员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忠于祖国的高尚品质，华东军区海军党委报请海军党委批准，作出了永远保持“瑞金”军舰建制的决定。“瑞金”军舰的战旗永远飘扬在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里。

保卫渔场的空战

一九五四年春季，浙江沿海广大渔民，扬帆出海。千里渔场，帆樯如林。在这海上收获季节，国民党也加紧了对我渔业生产的破坏活动。他们除了纠集舰艇骚扰我渔场外，还经常派

飞机对我渔场进行扫射。我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们，日夜警惕地守在战鹰旁，随时准备给来犯的敌机以迎头痛击。

三月十八日下午，国民党的F——47战斗机四架配合七艘舰艇向我台州湾一带渔场进犯。我航空兵值班飞机崔巍双机立即奉命起飞。崔巍经过严密搜索，发现了敌机，立即降低高度，扑向敌带队长机。敌机发现我进攻后，立即向右转弯，企图逃脱并转向我进攻。崔巍没等敌机转过弯来，就把机头一推，切半径直插过去，“咬住”了敌长机的尾巴。距离迅速缩小，在瞄准具的光环里，已清楚地看到了敌机的投影，看到了敌机翼下带的火箭。仇恨的火焰在崔巍心中燃烧，他一再稳住自己，“近点，再近点，打它个空中开花！”距离只有四百米了，崔巍猛按电钮，顿时，敌机凌空爆炸，一头栽进了大海。在这同时，我僚机也击伤了一架敌机。其余两架敌机见势不妙，就溜之大吉。这次空战是我海军航空兵首次战斗，前后只用了两分钟，打得干脆、漂亮。空战后，海军司令部通令嘉奖了作战有功人员。

五月十一日上午，我长机飞行员保锡明和僚机飞行员董世荣在渔场上空巡逻，发现了两架敌机正从对面冲来。保锡明毫不犹豫地对着一架迎了上去。距离越来越近，已经辨出对方是“F-47”，敌机并不躲闪，看样子是个强硬的对手。五百米……敌机已落在我光环上，保锡明猛一开炮，狡猾的敌机侧滑过去，炮弹打在敌机主翼上。保锡明越过了敌机，这个被击伤的敌机竟转过头来妄图偷袭我机。保锡明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把飞机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又“咬住”了敌机的尾巴。敌人慌了手脚，故意东拐西扭，逃避我机攻击。保锡明和敌人又斗了一个回合，在离敌机二百米时才开炮。敌机被击中冒火了。保锡明刚越过下坠的敌机火球，准备向另一架敌机攻击

时，突然感到机身猛地一震，原来他在攻击敌机时，受到敌僚机的偷袭。这时，座舱里充满了黑烟。他右臀部已经负伤，血直往皮靴筒里灌。他没有告诉地面自己人机负伤的情况，冒险架机返航。保锡明着陆后，因流血过多已无力爬出座舱了。当首长俯身看他时，只听得他一个微弱而又坚定的声音：“报告首长！渔场得到保护，没受到损失！”保锡明英勇机智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航空兵的每一个同志，受到了华东军区海军的表扬。

随着渔业生产进入到旺季，战斗越来越频繁了。五月十五日，宋国卿双机击落了敌人P—51战斗机一架。五月十八日，宗德峰双机又击落了敌F—47战斗机一架。在取得这次胜利的第二天——五月十九日中午输红了眼的敌人又派了八架飞机分两批向我防区窜犯。敌人企图利用阴雾天气作掩护，袭击我渔船和护渔舰艇。在第一批敌机到了田岙山附近上空时，我王万林、宋国卿等两对飞机冒雨起飞。王万林为带队长机。起飞不久，宋国卿首先发现了一千二百米低空有两架敌机，他当即报告长机，扔掉副油箱，向左下方作了一个弓形转弯，投入攻击，一举将敌机击落。其余三架敌机吓破了胆，慌慌张张把炸弹扔到海里，互不招呼，各自逃命。王万林瞅准机会，从高空猛扑下来，对准一架敌机一顿猛揍，敌机便象断了线的风筝，一头钻进大海之中。剩下的敌机想降低高度贴着海面溜走。我僚机飞行员立即把飞机从高空降到低空，连续两次攻击，把敌机打了个粉碎。这时，战区已靠近当时还在敌人盘踞下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一带上空，最后一架敌机贴近水面仓惶奔逃，企图窜进敌人高炮火力圈之内，我四架战鹰轮番攻击，宋国卿冲到几百米低空，将它击伤。后一批敌机四架看到第一批敌机的下场，未敢交成就狼狈逃窜了。海面上的渔民看到自己的雄

鹰激战长空，高兴地站在船头上，挥舞着帽子、衣服跳起来，欢呼取得击落敌机三架，击伤敌机一架的胜利。

敌机在遭到我沉重打击后，一度停止了对我侦察袭扰活动。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策划，七月六日，又出动了四架飞机，妄图利用拂晓，低空隐蔽出航，躲避我军拦截，偷袭我护渔舰艇。在地面指挥所统一指挥下，我航空兵在空军老大哥给敌以迎头痛击后，又给三架仓惶逃命的敌机以致命打击，击落击伤各一架。从此，敌机相当一段时间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海军航空兵的英勇战斗，有力地配合舰艇部队粉碎了敌人企图破坏我渔业生产及控制我浙东沿海航道的阴谋，为保卫海防、解放沿海岛屿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解放一江山

解放一江山岛之战，发生在一九五五年初。这是我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渡海登陆联合作战。

那时，蒋介石刚刚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帝国主义疯狂叫嚣要扩大战争，经常派遣第七舰队和空军在大陈岛海面活动，进行军事挑衅。我军解放一江山岛，也正是给美蒋的这种恶毒阴谋一个沉重打击。

一江山岛位于浙东海面上，面积只有一点七平方公里。地方不大，但却易守难攻。全岛都是怪石巨岩，岸边是陡崖绝壁。靠近滩头阵地，水深还有七、八米，漩涡急流，难以登陆。盘踞在岛上的敌人有一千多名，大多是大陆的逃亡地主和特务骨干，政治上极端反动。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策划下，岛上建造了许多明碉暗堡，设置了重重铁丝网。这些亡命之徒依仗美帝的优良装备，经常在浙东海面上残害人民。但是这里一

打响，敌人还可以得到大陈岛的炮火支援。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军委下令拔掉敌人这个海上据点。前线指挥部交给海军的任务是：筹集登陆器材；组织运输部队登陆；保证登陆部队航行和登陆安全；组织炮火直接支援登陆部队行动；在战斗中相机攻击敌人水面舰艇等。任务虽然十分艰巨，但部队情绪高昂。虽然是严冬季节，海军和陆军仍然涉着冰冷刺骨的海水，进行着抢滩登陆训练。海军的测量员和陆军的侦察员，几次冒着危险，潜到敌人的眼皮底下，观测每一个预定登陆点的坡度、宽度，测出了每一条进攻航道的深度。一切准备就绪。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上午，战斗开始了。海面上浮动着缕缕轻雾，我强大的空军混合机群飞临一江山岛上空，顿时，粗大的烟柱在岛上腾空而起，紧接着我海岸炮兵开始了猛烈的轰击。一江山岛上烟雾弥漫，山海难分，当我海岸炮、空军继续轮番轰击敌阵地的时候，我第六舰队的“南昌”、“济南”、“沈阳”、“武昌”等护卫舰，温台巡防区的十二艘炮艇，用渔船改装的火箭炮船队，以及一百四十余艘满载登陆部队的登陆舰船，神速地从四面八方出征的港湾集结起来。

十二点一刻、海上大进军开始了！在航空兵和海岸炮兵的掩护下，我护卫舰队插到一江山岛之东，炮艇大队插到一江山岛之西。火箭炮船队插到一江山岛之西北，往来驰骋，炮击一江山岛。我登陆舰船则直接冲向一江山岛。激烈的争夺战，在我接近到距滩头三百米的海面上展开了。躲在碉堡里的敌人突然开火，条条火舌拦住了船队前进的道路。指挥员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指挥船队奋勇攻击。船队保持着规定的高速冲击，二百米，一百五十米……随着船队的逼近，敌人更疯狂了，不少同志中弹伤亡。“那怕只剩一个人，也要把陆军同志送上

岸！”水兵们坚决履行发出的誓言。二一二艇艇长于延增两腿被炮弹炸断，在牺牲前的最后一瞬，还坐在甲板上坚持指挥。艇越接近岸滩，敌人越拼命拦击。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左炮射手负了重伤，副炮长马上站到他的战位上，当他打出两梭炮弹之后，一颗子弹钻进了他右腹部，他身子晃了一下，又站稳了。登陆就在眼前，他不理会自己的伤口，两眼瞪着滩头敌堡，忍着疼痛，把机关炮弹射向敌穴。枪帆班长张义山脖子上中弹，一条腿又负伤，为了掩护登陆部队，他连包扎一下都不肯，咬紧牙关猛烈射击。

在其它火力舰、艇的支援下，登陆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登陆舰船逼近到一江山岛五十米时，各舰船都迅速地放下了大门。陆军同志在大门口架起了机枪，配合舰船上的火力向岸上射击。滩头海面，水柱沸腾，弹雨倾盆，火光闪闪，喊声雷动。在登陆的紧要关头，战斗十分激烈，炮口打红了，打炸了，端起冲锋枪打。一切为了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陆军上岸。某艇两个弹药手都负了重伤，炊事员韩富本从舱里跳出来，冒着弹雨运送弹药。突然一阵机枪打来，他身中数弹，倒在甲板上，牺牲后，他双手还保持着推动弹药箱的姿势。某艇的旗杆被打断了，一个左臂负了重伤的信号兵刘守读拿出另一面国旗，用一根杆插起来，冒着敌人的射击，竖到指挥台上，还高喊：“同志们冲呀！”

在暴风雨般的冲杀声中，二一六艇第一个靠上岸滩，时针正指十四点三十分。紧接着，其它舰、艇、船都纷纷靠岸。陆军部队如猛虎下山，飞奔上岛。这时，我舰船上的炮火，全力封锁住敌人火力点，掩护陆军登岸。舱里的水兵帮助陆军把作战物资送上滩头阵地。前后只两分钟，各舰船纷纷报告：“登陆完毕！”

英雄的陆军战士如同一把利剑，在两分钟内就斩断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占领了壕沟，战斗迅速向前发展。十五点三十分，一江山岛的主峰已飘起了红旗。两个小时后，我军完全控制了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的解放，使上下大陈一线的敌人失去了屏障，丧失了固守的信心。二十多天后，上下大陈、渔山、披山、南麂山等岛的敌人，就在美帝国主义的第七舰队和空军的掩护下，蒋经国亲自来到大陈岛，执行全部撤退的“金刚计划”，蒋军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全部狼狈地逃去台湾。至此，浙江沿海敌占岛屿全部得到了解放。

悼念台湾周宪文教授

周承训

周宪文先生，椒江市人，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著作等身。家乡人民钦佩其功绩，曾由椒江政协编辑《怀念周宪文教授》文史资料专辑。先生于病榻闻之，感激涕零。在美挚友告知先生以82岁高龄于1989年5月23日逝于台北中华医院，不胜悲痛。特赋诗悼念，聊表哀思！

海外惊传殒巨星，烟波浩渺怅沧溟。
曾聆博论开心志，却览宏编启智灵。
千里羁居怀故土，一生著作树仪型。
斯贤溘逝文章在，永耀人间播德馨。

台州中学革命活动片断

陈 远（由涨）

台州中学于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临海西乡括苍山麓的显恩寺迁回海门（椒江），一九四七年春季开课。头一学期，学校还没有校舍，高中部和初中部分别在西沙河岸民房和城隍庙上课。秋季，高中部在原校址（抗日时期被日寇炸毁，已成废墟）盖起几间简陋课室。初中部直至解放时止，一直留在城隍庙。

台州中学是省立中学，在台州享有较高的声誉。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日益腐败的情况下，我们学生都难以安心读书。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大大地鼓舞了我们追求进步的热情。在当时的地下党——中共椒南工委的领导下，台州中学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止，曾经经历过相当活跃的革命活动。

（一）

台州中学迁回海门后，在学生中就有自发的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追求进步的活动。我所在的那个班级就曾出墙报、办刊物，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有些同学曾就物价飞涨问题，同国民党政府的区长作过当面的斗争。而有领导的革命活动，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的。

这一年，地下党蔡海南先生，在初中部当国文教师。他是椒南工委台州中学的党小组长，来校后就在师生中进行宣传和

组织活动。慈幼中学(建国后改为海门中学)、海门小学，他都进行过活动。约在九月，我们在潘祖礼家见了面。他谈了当时的形势，我对形势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从此以后，我们经常见面，不是他找我，就是我去找他。不久，他就吸收我参加革命活动，并把我介绍给椒南工委主要负责人徐德。我还约了潘祖礼、金宝玉一起活动，后来我们三个人就成为学生中活动的核心。女同学中为首的是蔡华秀，她是蔡海南先生的妹妹。

开始时活动的内容是利用机会宣传革命形势，组织建风读书社，传阅进步书刊如《反杜林论》、《社会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大众哲学》、《新闻类编》、《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经过一段时间后，潘祖礼、金宝玉和我一起参加了党，介绍人是徐德和蔡海南。

一九四八年秋季，学校学生自治会改组。我们支持的同学当选为自治会负责人。学生自治会办的校刊《台中生活》则由我们直接掌握。在这个刊物上，除报导一般学校活动外，常用间接的形式反映革命形势，还刊登经改编的《浙东通讯》上的消息。《台中生活》除在校内分发、张贴外，还向全省中学寄送，有的也贴到大街上，进行宣传。

(二)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我们的活动多起来了，如募捐支援游击区，动员青年学生投身游击区，向社会进行宣传等。

募捐是椒南工委决定的。蔡先生对我说，学生募捐的意义在于扩大革命影响，不在钱数多少。我们在同学中秘密发动，不少同学把从家里拿来的零用钱贡献出来，个别的还拿出了金戒子。我们把募捐得来的钱物全数转交上级。

为了扩大游击区，发展革命力量，根据上级要求，我们曾先后动员两批青年学生，分别到浙南游击区。一批是我这年寒假回老家仙居组织动员的，主要是小学教师和社会知识青年。第二年春天，由海门转赴浙东游击区，有张永清等人。张永清在解放后曾任临海民政科长。另一批是华朝潘等人，他们是台中学生，华是我的同乡。他们和浙南事前有联系，华为去游击区的事，多次同我商量。华朝潘后来在仙居同土匪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名垂仙居烈士史册。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们的宣传活动走向社会。《浙东通讯》、中央文件等一到我们手里，就组织同学在大街小巷散发张贴。这时，浙江保安司令部溃退到海门，拚凑组织浙南行署，到处东逃了军警。我们不怕危险，躲过军警的注意，把宣传品及时散发张贴出去。有时宣传品不够，就自己动手翻印。有几次甚至在深夜打开教务处的锁，用那里的油印机和纸张印刷。《约法八章》、《土地法大纲》、《告伪军政人员书》等，都是自己翻印的。这些宣传，曾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影响。

(三)

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当时社会有较大震动的一项是策反工作。一九四九年春天，蔡先生告诉我们，椒南工委要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游击区，并要我们利用关系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动员敌军起义。

我们的策反对象有两个，一个是金玉玉的叔叔金国权，另一个是我的一个亲戚。金国权曾在台中当过军训教官，是我们的老师。这时，他在伪十二军当营长，驻在台中附近。金玉玉找他谈了几次，非常成功，他答应立即起义。金玉玉去椒南工委汇报了情况，椒南工委对部队起义行动作了研究部署，并决